

春  
在  
堂  
禱  
文

春在堂襟文六編卷九

德清俞樾

一笠山人詩序

太史公言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數惟倜儻非常之人  
稱焉然倜儻非常之人世不恆有苟有其人則必有奇  
才有奇遇有奇跡有奇藝然後可稱倜儻非常之人吾  
今於一笠山人見之矣山人皖人也姓趙氏名光祖字  
紫瑜其官定陽時於陽春市上得一笠形製奇古喜之  
遂以自號後失官流浪江湖閒遂以一笠山人名天下  
山人生有夙慧學拳勇於劉慕韓學術數於龔少蓮少

蓮名應禮世稱震陽子注道德經八十一卷從征黔中  
功成仙去山人盡得其傳凡京房翼奉之易風后孤虛  
之書五將三門之式羅計炁字之氣無不洞曉是其才  
奇也山人父官蜀中故居蜀最久旋由滇而仕於蜀又  
由蜀而移於粵其官粵也宰定陽有惠政無何失職家  
居又罹家難至陷於獄獄成遣戍行有日矣俄奉恩  
旨無庸發遣是其遇奇也山人既失官乃挾其術游人  
間所至以一笠山人署其門趨之者如市山人焚香占  
卦與尋常揲著搖錢者迥異蓋參用壬遁星禽之術也  
日賣數卦爲率有嚴君平之風兒童走卒皆知其爲一

笠山人不知其曾爲宰官也是其跡奇也山人所作詩  
文高尺許以其餘智爲酒令亦有別趣又精於音韻之  
學創爲四十字母起壯日蹉跎過訖慨我鬢霜生五言  
詩四句按明人蘭廷秀創字母東風破早梅四句桑紹  
良創字母國開王向德四句皆於三十六字母外自我  
作古今得山人此母又一切字之新例矣蘇蕙璇璣圖  
前人以意推求得詩七千九百五十八首四庫全書著  
錄以爲絕作今山人又推得五萬七千四百二首不特  
起宗道人及康萬民所不及知卽蘇氏復生亦必歎爲  
非始意所及是其藝奇也嗚呼多奇如是信所謂侔儻

非常者矣余與山人初不相識承其惠顧草堂以詩求序并屬爲刪定付梓余烏能刪山人之詩哉往年李憲之方伯曾以詩屬余刪定余報書云模範山水吟弄風月眾人所同抒寫性情流連今昔一人所獨非他人所能代謀也今亦以此復山人而僭序其端以副其意山人鬚眉甚偉足跡徧天下所未至者獨盛京及浙江福建廣西聞明年又將有羊城之游余誦歐陽公語以送之曰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

楊粉園東城記餘序

自來游武林者輒曰西湖西湖然城外以西湖爲勝而

城內則以東城爲勝聞坊曲巷僧廬道觀多南宋以來  
舊蹟名人韻士游屐所經寓廬所寄往往在焉經臨其  
地令人悠然有懷古之思厲樊榭先生所著東城雜記  
二卷 函庫全書箸錄敘述典雅考核詳明雖偏隅小  
識言武林掌故者不能廢也然先生自序謙言見聞歷  
臨推廣成書尙將有待況自先生至今百有餘年遺聞  
軼事可采錄者又豈少哉枌園楊君自少刻苦自厲博  
通羣籍曾以優行貢成均光緒初又以孝廉方正徵亦  
武林一耆宿也所著書甚多而東城記餘二卷則繼樊  
榭而作者原書凡八十五條而記餘得九十五條視原

書羸其十記地記事并記其人一如原書體例丁修甫  
孝廉以鈔本寄示擬刻入武林叢書而乞余爲之序余  
讀其中大普興寺一條稱其奉乃也卑可溫之教有十  
字者乃其祖師麻兒也里牙之靈迹上下四方以是爲  
準與景教流行中國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說  
相合惟所敘源流不同而稱其地薛迷思賢在中原西  
北十萬餘里則與今歐羅巴道路遠近正復相合豈利  
瑪竇之徒果出於此歟若景教碑言興於大秦大秦國  
古謂之梨軒本朝職方會覽名加德亞去歐羅巴絕  
遠轉與利瑪竇蹤跡不甚合矣異說支離不可究詰然

寺建於元至元十八年亦杭郡一大古蹟鑒古者所宜知焉而樊榭之書竟未之及此亦見楊君拾遺補缺之功矣余未得與君相見而君之子曰泳生則詰經精舍高材生也余忝主講席三十一年幸有一日之知茲因修甫之請序君此書并勸早刻之與樊榭書並行於世異日國家重開四庫館亦必有取於是書矣

湯蟄仙庶常四通考輯要序

同治以來各行省皆設局刊刻書籍而吾浙局所刻大部書爲多自九通告成遂爲書局一鉅觀流布海內嘉惠藝林誠盛舉也然通典二百卷通志二百卷通考三



百四十八卷已極夥。鈎況益以 本朝所續及 皇朝  
三通而爲九通乎。況又附以明人王圻所續者而爲十  
二通乎。寒士力不能購。卽有之亦莫能卒讀。有望洋向  
若而歎斯已矣。昌黎不云乎。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  
必鈎其元。然則博學詳說以反於說約。必有道矣。湯蟄  
仙庶常讀而深思之。曰。馬氏通考踵杜鄭而成書。杜鄭  
之書通考得而包之。推之十二通無不皆然。是故讀一  
通可包三通。讀四通可包十二通。吾但取之四通考事  
半而功倍矣。前人亦頗有見及此者。然四通考體大物  
博制取精蘊。芟蕪繁辭。頗非易易。蟄仙由翰林改官知

縣未數月輒棄官而歸窮年矻矻致力此書成四通考輯要統編凡如千卷求序於余余雖未見其書然觀其自序則其書之精審可知也齊孫纂語邢邵云我有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秦少游取其語采經傳子史事鈔撮成書曰精騎集後呂東萊亦有此作朱子不以爲然然載籍極博自昔病之以十二通之浩無津涯得此書爲之精騎宏通之士必從此出矣余衰且老不能讀十二通或猶能讀君此書故書此語以懲與其成庶幾老眼猶及見之也

蔣岳莊遺書序

周官六藝殿以書數六書九數古所重也我朝正學  
昌明人材蔚起書數兩學超踰前代乾嘉以來士大夫  
喜言六書幾乎家皀亭而人浹長矣近今數十年則又  
爭言九數自宋以來所謂立天元一及大衍求一之術  
明代視爲絕學近人如焦理堂之於立天元一張古餘  
之於大衍求一皆能歷歷言之如示諸掌數學可云盛  
矣然愚謂書數兩學亦微有異六書有一定之形聲九  
數無一定之數故六書必守古義苟嚮壁虛造馬頭人  
爲長人持十爲斗必爲識者所譏若數學則宜依據古  
法推闡新意善乎陳氏際新之言曰凡解有因法而得

者有不因法而得者因法而得者法如是解如是也不  
因法而得者法如是止解不如是止也然則數學無窮  
在好學深思者自得之耳武進蔣君岳莊自幼卽好爲  
深沈之思及得數學之書則大喜曰人以爲艱深予以  
爲平易人以爲幽眇予以爲明快予必學之父兄以其  
體弱咸勸勿習不聽竟以此天其年所業亦未竟然其  
所著曲綫新說因新化黃玉屏容員七術而悟雙曲綫  
能分兩不等員外相切之角與相交之內外角橢圓能  
分兩不等員內相切之角與相交之月牙角各以圖說  
明之亦可謂推陳出新者矣乃近人有議改孔龔軒少

廣正負術築隄積法者則又力攻其誤撰隄積術辨一卷是亦非苟爲異者嗚呼其業雖未竟其學固有成矣夫壽天天也我朝精數學者黃宗羲年八十九閭百詩年六十九張古漁年八十一錢竹汀年七十七孰謂疇人子弟皆不永年哉其弟竹莊哀其早逝以其遺書乞序於余余粗習六書不通九數何足序君之書姑書數言塞竹莊之悲而已

孫川盦試帖詩序

武林孫氏鉅族也乾隆閒詔求遺書而孫氏所進特多遂拜內府書籍之賜至今猶以文學世其家余識

一人焉爲康侯茂才乃今年夏康侯又以其弟卬盦所著慈園試帖詩見示余讀而歎曰是一詩人也嘗謂能爲試帖詩者未必能爲詩而能爲詩者不爲試帖則已苟爲試帖則無有不工請以文譬之以時文爲古文其古文必不佳以古文爲時文其時文必佳矣近時杭人之工爲試帖者莫如吳穀人先生蓋先生固詩人也今卬盦之試帖神氣飛動意味深長爲試帖而有不試帖者存故吾知其爲詩人也悠悠時論方欲廢時文且廢試帖而孫氏昆仲猶孜孜乎此烏呼孫氏之澤遠矣

鮑竹生丸散錄要序

竹生鮑君吳下高才生也余從前主講紫陽書院深賞其文謂必當破壁飛去孰知荏苒數十年竟以一衿老不以文名而大以醫名也蓋君旣不得志於有司則以其深沈之思精銳之力一用之於醫醫書自素問靈樞以下遠而張仲景孫思邈近而喻嘉言徐靈胎諸家之書無不博觀而精取之集其長而去其徧出而治人疾動中肯綮故有疾者爭就之戶外屢滿吳中雖婦人豎子無不知有鮑竹生也余與君同居馬醫科巷衡相望也日者過我春在堂爲余言年來參酌古法運以己意製成丸散數十種凡求藥者予以藥并告以製方之意

然人人而語之雖舌敝而不能給擬刻爲一編以行於世余因取而觀之簡而明約而精每一條不過數十字而病原醫理皆括於其中不獨見君之精於醫并足見君之精於文余因笑謂君曰君真吳下高才生也如舉冒氏叢書序

冒氏不詳所出或云殷王子期封於滎陽郡有冒鄉因氏焉然考之史傳無所見殷時亦未有滎陽郡也韓慕廬先生爲潛孝先生墓誌但云始祖致中爲元兩淮鹽運司丞是運丞卽爲冒氏始祖愚按元史小雲石海涯傳父名貫只哥海涯遂以貫爲氏世所稱貫酸齋也又



元載良集有高士鶴年傳言其曾祖阿老丁祖苦思丁父職馬祿丁而元藝文志有丁鶴年海巢集是卽以丁爲鶴年之姓矣疑元人自有此得姓之一法冒氏蓋亦此類慕廬先生所言當得其實自冒氏興遂爲如皋望族代有聞人世徒知巢民先生爲明季四公子之一以文章氣節負海內重名而不知其一門鼎盛簪笏傳家著述壽世數百年來後先輝映雖王謝崔盧固無以踰之矣顧惟巢民先生所著述詩文世間尙有傳本此外多湮沒於良朽之中零珠碎玉不可收拾嗟乎記人有言先祖有善而不知是不明也知而弗傳是不仁也爲

子孫者其可蹈此不明不仁之咎乎鶴亭孝廉乃冒氏  
後來之秀也其曾王父伯蘭先生知廣東乳源縣戕於  
賊厥子筱珊先生復宰乳源竟得賊而置之法一時士  
大夫歌詠其事以爲美談是又冒氏一盛事也鶴亭躬  
承其後不敢遏佚前人之光乃裒集冒氏遺書凡若干  
種將彙刻以行於世而乞余一言序之聞巢民先生生  
於明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十一日而鶴亭亦以三月十  
一日生似非偶然此書也成吾知冒氏之族日以昌冒  
氏之名亦日以著非酸齋貫氏海巢丁氏所得而望矣  
徐君葆三花樹軒吟草序

徐氏爲吾邑著姓自蘋村宗伯提唱風雅以後代有詩人若根味齋集若綠杉野屋集若天藻樓集若蒼雲草堂集皆卓然成家不愧古之作者余生也晚於諸老輩不獲親炙而猶及見葆三先生亦徐氏一詩人也先生諱鑑春字雲麓葆三其別字生平最喜爲詩清微淡遠望而知爲王孟門徑中人及其晚年詩格又一變於北宋喜東坡於南宋喜楊誠齋才思健拔又非王孟兩家所能盡矣每歲於臘鼓初鳴卽將一切俗事摒擋務盡曰吾將留臘尾年頭數日爲銷寒餞歲之計勿使催租人敗吾清興也其風趣如此覺晉賢餘韻去人未遠矣

當粵賊之難挈家辟地數百里內不遑啟處然寇至則  
一炯浮家寇去則閉門覓句葦簾土鉗閒未嘗一日廢  
吟也所著曰花樹軒吟草卷袤甚富未及壽之梨棗其  
嗣君藻生以名孝廉秉鐸松陽亦殯然老矣懼遺詩之  
不能大顯於世屬余以一言張之憶從前與君酬唱諸  
君如王誠齋如陳香巖墓木已拱余亦老病入此歲來  
年登八十讀君遺藁追念舊游不勝黃壚之感矣

丁杜兩集合刻序

汪君寶齋過我春在堂以書一表見示曰此忠臣孝子  
之作皆吾鄉人也合而刻之可乎余發而視之一爲丁

鶴年集一爲杜茶村集君蓋以丁爲孝而杜爲忠也余案丁鶴年附見明史戴良傳母死鹽酪不入口者五年又嚙血沁骨以求其生母之遺骸誠孝子矣然以家世仕元有舊都舊國之思讀集中自詠十律其志可見安得謂非元之忠臣哉杜茶村以前明副貢入國朝隱居不出揆之周頑殷義之例謂之曰忠亦無不可然變雅堂集第一篇卽題白雲圖文以母無遺像終身痛恨亦何嘗非孝子哉蓋忠孝皆人之大節而本於人之至性正不必歧而二之也兩先生原本忠孝發爲詩文自有不可磨滅者宜寶齋欲合而刻之歟君曰是固然矣

而吾拳拳於此兩集則固承先志也先是寶齋之先德秀民先生嘗於武昌寒溪寺後得一墓碑題曰明孝子丁鶴年之墓喟然曰鶴年誠孝子然其忠不可沒也雖卒於明代然實元之遺民也乃言於有司改題其墓曰元忠臣孝子丁鶴年之墓嗚呼先生之見與余所論若不謀而合矣先生欲訪求鶴年詩集而刻之而竟不可得晚年謂寶齋曰汝必成吾志此汪氏刻丁集之權輿也秀民先生之兄彝仲先生則又深敬杜茶村之爲人而酷嗜其詩與文以變雅堂集世鮮傳本乃重刻之而後人所輯茶村詩鈔亦附其後此汪氏刻杜集之權輿

也歲月既久又經兵燹不特丁集未刻卽杜集之已刻者版亦煨燼於是寶齋又謀重刻之且合而一之曰丁鶴年杜茶村兩先生集合刻夫表揚前哲仁也紹述先志孝也寶齋此舉誠善矣丁鶴年集一卷四庫著錄是本分四集曰海巢曰哀思曰方外曰續集與閣本異而附載其兄其表兄詩若干首與閣本同未知爲一爲二末又曰詩續詩補及集外詩名目則未知閣本有無惜未得一校也杜茶村集四庫不錄此刻變雅堂集六卷皆有圈點其首有茶村自題數語殆本其原刻然也茶村詩鈔六卷則陳道川彭棟亭兩君刻於乾隆年者

末又附有補遺及諸家評記及附錄亦可云備矣然丁鶴年之墓得秀民先生表章之既已大顯於世而茶村之墓在江甯梅花村者猶湮泯於崩榛荒葛之中今年王鹿萃太守權知江甯篋求得之立碑以表其阡捐錢以供其祭寶齋與鹿萃鄉人也亦世好也聞之而喜曰是可慰吾伯父於泉下矣於是亟欲刻此兩集而問序於余余因敘其崖略如此使人讀之知兩先生皆忠臣孝子其清風高節足以興起百世者有如此而汪氏以兩世之力積數十年之久刻成此兩集合而行世其堂構菑穫之美又如此嗚呼是藝林一盛事矣



虎跑定慧寺志序

嘗考虎跑之泉所在有之代州五臺山太平興國寺一僧誦經思無水有虎跑地出水因名虎跑泉宋朱弁曲洧舊聞載其事吾浙甯波天童寺亦有之此外如滁州城南及瑞州新昌縣北皆有此名而廣州東莞縣又有虎跑井蓋細流聖跡往往相同而杭州定慧寺之虎跑泉獨著豈非以東坡先生之詩乎我朝康熙乾隆間翠華南幸屢次經臨錫賚便蕃天章照耀不獨山水有光并坡詩亦爲之生色而定慧寺遂爲湖上三名刹康熙中葉有本然禪師著定慧寺志曾刊版以州

亂後版毀印本亦希丁君松生歷年搜訪僅得其半近  
者品照上人住持斯寺懼名蹟之就淹惜遺聞之莫紹  
搜遺補缺成定慧寺志八卷上述宸恩下逮寺產其  
中如建置山水藝文金石志書所應有者無一不備本  
然舊志四卷今乃倍之其用力勤矣其用心遠矣本然  
之志有毛西河爲之序品照上人乃介孫康侯茂才問  
序於余重違其意書此應之此志固不讓本然此序恐  
不逮西河矣

孫惕庵詩序

余兄壬甫太守娶於臨平孫氏卽相國文靖公之從曾

孫故余家與孫氏有連文靖公之孫爲古雲襲伯古雲之嗣子長齡字壽伯曾官順天府治中後改官兩淮余自幼與相習也今年夏有王君萊君來見乃吾孫陞雲同年之兄其續娶婦孫氏云去文靖公五世而其世系則未能詳也以其兄惕庵詩求序惕庵名存祐廩貢生入貲以鹽場大使候選屢應鄉試抱才不遇而卒年止三十有九其所娶婦許氏則吾孫婦之從姪孫女也名蘭貞號九畹所作詩一卷亦附焉九畹致書於吾孫婦云先夫病卒時泣而言曰吾家自文靖公有百一山房集嗣是以來相承不替吾自幼卽喜爲詩與吾姊吾妻

時相唱和倘得俞曲園一序以表襮之庶幾不泯於世  
今吾夫亡而遺言猶在敢求吾祖姑於問膳之下爲代  
乞一言乎余因讀惕庵詩古體詩似從魏晉入手近體  
詩中有極雄渾者卽纖悉小題亦有寓意不涉佻巧九  
晚之詩神韻俱清無塵空語溷其筆端此兩位儷者皆  
不媿今之詩人矣又附其姊孫存英及侍姬丁鳳儀詩  
詩雖不多清詞逸韻亦復可誦而又言其翁其太翁之  
詩亦附焉則不知用黃山谷集之例附其父伐檀集於  
後乎抑用戴復古之例載其父東臯子詩於前乎余固  
未之見也余從孫婦之請書數語以弁之仍交萊君歸

之孫氏存其詩并存其人

黃菊友懋代帝王年表序

年表之與尙矣三代表系旁行斜上卽年表之權輿太史公因之而作十表嗣後史家亦多循用然代自爲史亦代自爲表與史記上及三代者不同體固宜然也惟三代以下事變益繁或南北區分或正閏迭起視太史公書爲十二諸侯爲六國者更不易稽考則尤不可以無表余幼時見楊州阮氏刻有懋代年表一書兵燹之後未知尙有存焉否余史學粗疏乙部之書亦多未備案頭所有惟長沙黃氏本懋歷代紀元表一卷粗具

年歲而已秀水葉氏維庚紀元通考內有分霸時紀元年表一卷曰三國年表曰十六國迄南北朝年表曰十國迄遼金元年表蓋所表者皆分霸時之國而正統之朝固不表也乃今讀黃菊友大令所著歷代帝王年表則自唐堯以來三千餘年鱗羅布列燦然在目正統霸統南朝北朝若網在綱若示諸掌讀史得此洵提要鉤元之捷法知人論世之南鍼矣余流覽一通如宋武帝有大甯之號周太祖有天和建德之號網羅放失爲他家所未及僭竊之國其有世系可考者備載於紀元之下而其所據之地爲今某郡某縣亦詳識之於此見君

史學之甚深也惟於夏后杼十六年附載竹書紀年以是年爲虞舜元載此所未詳恐是讐校之偶疏又如燕慕容詳建始元年據本紀乃晉安帝之隆安元年慕容垂建興元年據本紀及載記乃孝武帝之太元十一年而此兩號今皆系之太元元年亦似小誤蓋十六國勢如亂絲而燕尤甚不足爲全書之累也君宰吾邑有年邑之人無不稱爲循良之吏乃史學之深又如此知君不獨以吏治見長矣末附紀元目錄歌合計正統偏安割據僭竊諸年號六百零五以首一字爲綱得一百四十五字編成五言詩一首聲調諧和詞意明鬯如得麟

周鳳至鳴燕致鴻翔竟是絕妙好詞凡將急就諸家無  
此則永余晚年得見此書爲之歎絕率書數語而歸之  
適見余史學之粗疏矣

海甯鄉賢錄序

嘗讀禮記文王世子之篇曰凡釋奠者必有合焉有國  
故則否鄭康成釋之曰國無先聖先師則當與鄰國合  
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  
不合也然則今之所謂鄉賢卽古之所謂國故其得祀  
於學古禮固有然矣 國朝典制詳明尤重祀典鄉  
賢之祀至詳至慎屢降 詔書必實係品行端方學問



純粹者方準題奏光緒五年又經禮部 奏準各省鄉

賢須俟其人已歿至三十年後蓋例彌嚴典彌重矣杭

州府海甯州古鹽官縣元升爲州 本朝因之其地有

文堂硤石對峙之雄黃灣石墩連綿之勝濱海奧區人

文蔚起自漢以來代有聞人嘉慶道光間有許珊林先

生者州人也其居家以孝友稱其居官以廉能著其一

生精研典籍癖嗜金石尤以文學擅名於時嘗官平度

州由山東巡撫請入名宦祠而浙江巡撫又以入祀鄉

賢祠爲請同時 俞允海內榮之其第六子淮祥字子

頌者乃編纂海甯鄉賢自南齊顧歡至先生四十八人

考其爵里事實都爲一編名曰海甯鄉賢錄問序於余  
余與先生長子少珊都轉爲丁酉同年及見其爲人而  
子頌又與余孫陞雲爲乙酉同年且嘗從余游余不得  
而辭爰受而讀之歎曰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子頌以先德崇祀鄉賢臚舉本邑先賢詳加稽考以成  
此書豈非錫類之孝乎其中如顧公歡褚公無量許公  
遠顏公眞卿諸人固昭昭在人耳目此外名迹稍晦者  
非有此書則雖俎豆不祧亦若存而若亡矣其書根據  
史傳博采志乘傍及傳記網羅放失鉅細不遺用力之  
劬尤不可及吾知子頌於趨庭之日得力於先生家學

者甚深也顧余嘗讀 大清一統志見杭州人物傳  
所載若顧黯若顧越若王稟若葉文榮若蘇平若蘇正  
若唐明德若祝淵若蔣心赤若劉璿璣若蕭文璽皆海  
甯人之著名前代者一統志爲乾隆間 欽定之書既  
列其名且詳其事自可依據而海甯鄉賢祠中佚焉豈  
歷年既久有所遺漏歟子誦從政之暇如能補輯一編  
使後人得據以增入則以徵文考獻之中有興滅繼絕  
之意吾見許氏之澤從此益永矣

竹居先德錄序

余嘗讀漢蕩陰令張遷表敘其先世出自有周爲周宣

王時張仲至漢而有張良文景間有張釋之孝武時有張騫其文凡數百言蓋古人欲稱述其人之有德善勳勞必詳敘其先世以明淵源之有自固漢以來金石家舊例也余嘗爲又堂張公作神道碑文止載其三代名諱與其妣之姓氏而其先世之令德不及詳嘗以爲憾乃今得讀其季子楚寶觀察所輯竹居先德錄於是喟然歎曰張氏之所積厚矣莊子不云乎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以張氏所積之厚宜其篤生又堂先生爲一代偉人也按此錄所載又堂先生父諱純字誠齋咸豐初元以

孝廉方正徵未及 召試而卒先生在時粵寇未起卽命其次子廢儒書習韜略曰天下將亂非此無以報國嗚呼所見遠矣次子卽又堂先生也先生母吳夫人動於婦職入厨下執役久立足痺至不能行冬日指輝疥流血口不言疲奉堂上必以精鑿已則碾麤屑菽以爲食衣襦敝敗補綴幾滿而惟好施與遇災必振光緒十年順直水災輸白金千 詔以樂善好施旌其門夫以誠齋先生爲之父以吳太夫人爲之母則有又堂先生以爲其子又何異焉又附載先生妻李夫人家傳墓表諸篇蓋李夫人卽合肥李文忠之妹賢婦也此又先生

所相與有成者也楚寶哀集而成斯錄亦可爲善述善  
繼者矣或曰旣以先德名錄而所錄者止其祖若父無  
乃略歟余謂不然孔子曰聽遠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望  
遠者察其貌不察其形蓋遠而無徵不如近之有據也  
余嘗笑明宋景濂爲張氏譜圖序旣明其爲晉大夫張  
老之後且力斥譜牒家少昊第五子賜姓爲張之不足  
信而其作戴亭張氏譜圖記則又云青陽氏第五子揮  
爲弓正賜姓張氏何其說之矛盾歟蓋世遠無稽固不  
足爲定論也卽如張遷表所載張良則韓人也張釋之  
則南陽堵陽人也張騫則漢中人也宗系不同而牽合

爲一又詎可信歟子思子曰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楚寶此錄善而有徵余故樂爲序之且撮舉大略著於篇異日刻入春在堂襍文第六編亦所以補又堂先生神道碑之未備也

### 賢母錄序

昔在光緒八年合肥相國文忠公之母李太夫人卒於兩湖節署特頒 諭旨有賢母之褒誠一朝之隆遇千古之美談也乃賢母又生賢女而賢女又克成爲賢母則尤可傳矣所謂賢母者都督又堂張公之德配李夫人也夫人爲侍御文安公長女相國文忠公女弟也方

在室時侍御公官京師諸子或隨侍或遠官獨夫人以  
長女居家治家事撫視其三弟一妹使父母不知有弱  
小之累可謂賢女矣及歸張氏君舅有疾不能食夫人  
已產長男捫乳汁溫燂以進蓋視唐夫人升堂乳姑爲  
尤難焉其後都督公出從軍旅夫人主持門戶節縮衣  
食延館耆宿教督諸子嘗曰婦人以教子爲第一義嗚  
呼可不謂賢母乎都督在軍中有部將餽千金不受其  
人不自安餽之夫人亦不受請至再辭益峻文忠公聞  
之歎曰吾妹信有丈夫風概矣故吾謂李太夫人以賢  
母生賢女而女又爲賢母非獨尋常閨闔所難蓋亦中



興盛事也夫人有令子楚寶觀察既爲竹居先德錄而又哀集夫人家傳墓表等綴以自撰行略一篇題曰賢母錄與先德錄並傳余旣爲先德錄序故於此錄亦不辭而序之使夫人賢行信於今而傳於後異時國史列女傳中於李太夫人後必并傳李夫人無疑矣程一夔孝廉選雅序

李善之注文選也所採用之書自經史以下及乎諸子百家都凡千有餘種求之馬氏經籍考存者已不過十之二三至於今日崇山墜簡矣又其所載舊注遠則服子慎蔡伯喈近則郭璞韋昭皆兩漢緒言經師舊詁片

言隻字珍逾球璧余嘗謂文選一書不過總集之權輿  
詞章之輶輶而李注則包羅羣籍羽翼六藝言經學者  
取焉言小學者取焉非徒詞章家視爲渾奧而已近代  
諸公喜求古言古義如慧琳元應一切經音義皆梵氏  
之書而寸珍尺寶往往有得況李氏此注乎程君一夔  
從事選學歷有歲年刺取李注用爾雅十九篇之例以  
類比附成選雅一書其用力勤矣讀其自序一以存古  
義一以資譯學譯學非余所敢知古義則余所篤好近  
者陳碩甫氏本毛傳作毛雅朱豐芑氏本許氏說文作  
說雅然皆限於一家之學未若此書之皋牢萬有也余

從前曾擬博采鄭君箋詩注禮之說仿爾雅體例輯  
雅十九篇因循未果今老耄廢學不能卒成讀君此書  
良自慙矣

許豫生觀察遙集集序

余讀小雅楚茨信南山甫田諸篇其序皆曰君子思古  
焉此卽詠古之權輿至昭明選詩而詠史遂自爲一體  
詠史卽詠古也然六朝以前未有近體故曹子建之詠  
三良謝宣遠之詠張子房皆五言古體自唐以後人文  
益盛作者代興於是詠懷古蹟憑弔興亡浸浸乎近體  
多而古體少矣詩之工拙原不係乎體之今古然使人

讀之回腸動氣曼聲長吟不能自已則近體實較古體  
爲優昔元方回著瀛奎律髓於唐宋人詩選五七言近  
體若干篇此選近體不選古體者也金元好問著唐詩  
鼓吹所錄皆唐人七言律詩凡九十六家得五百九十  
六首此又於近體中專選七言者也許豫生觀察以名  
進士不入翰林而外膺方面之寄宦游吾浙歷有年所  
文通武達爲時所重簿領餘暇不廢嘯歌用遺山之例  
選唐以來至於明代諸家詠古七言律得五百九十一  
首釐爲六冊取顏延之望古遙集之義命之曰遙集集  
問序於余余讀而喜之憶童時侍先大夫夏日納涼先

大夫每爲誦前人詠古詩佳句如詠秦始皇云焚書早  
種阿房火收鐵徧遺博浪椎詠漢武帝云求仙下策成  
巫蠱開塞荒兵到子孫詠朱翁子云是非不脫三長史  
富貴徒誇一婦人詠謝大傅云花下殘棋兒破敵燈前  
老淚客彈箏詠梁孝王云禁網初寬到賓客人材一變  
起詞章詠姚少師云空登北郭詩人社難上西山老佛  
墳詠嚴東樓云黃閣階前跨竈子青詞燈下捉刀人詠  
吳梅村云搜才林下程文海作賦江南庾子山諸如此  
類凡數十聯皆七言律詩也讀觀察此集回憶青燈舊  
味彌覺津津矣抑又思之詩可以觀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然則此一集也謂之發思古之幽情也可謂之  
觀象古人貽則來葉也亦無不可感不絕於余心溯回  
風而獨寫是在善讀者

過玉書治疔彙要序

古無疔字集韻始有之古字止作丁也素問生氣通天  
論曰高粱之變足生大丁王冰注曰所以丁生於足者  
四支爲諸陽之本也斯文也余嘗讀而疑之疔之名至  
多其所生之處亦不一如其說則手亦四支也何獨生  
於足乎竊疑此足字爲是字之誤是生大丁猶上文云  
乃生瘰癧下文云乃生大癰耳說詳余所著讀書餘錄

王注云膏梁之人內多滯熱皮厚肉密內變爲丁斯言頗簡而明蓋諸疔之生皆由於是故曰是生大丁明乎此可以治疔矣過君玉書宦游吾浙多年余夙與有周旋之雅初未知其能醫也今年君來權知吾邑辱以書問訊且以所著治疔彙要求序蓋君嘗於右食指生疔就醫治之疔雖愈而疔腳不可拔此指竟廢已而中指復生疔懼其指之又廢也博考故籍徧求祕方治之而效以治他人亦效遂以善治疔聞於時三折肱爲良醫信夫其論疔曰人受不正之氣或恣食煎炙或誤中諸食物毒則生疔蓋卽素問所云高粱之變是生大丁而

亦王注所謂內多滯熱者也其著此書於辨症用藥外  
敷內治無不曲盡其旨視永樂大典中所載救急仙方  
什百過之矣且不獨治疔并癰疽亦治焉蓋君固精於  
外科者所著尙有外科一得錄因疔之爲患尤險且速  
故先出此編以行於世江西嘗來印數千部以去而楚  
中并有翻刻之本惠之所及遠矣君宰吾邑雖不久然  
邑人皆稱其賢君不獨以醫傳而醫亦足以傳君史記  
太倉長臣意但傳其方伎而不傳其爲令長時有無治  
蹟君則兼而有之異日方伎循良並有專傳卽於此編  
徵之矣



陳子宣佐甯聞見錄序

周禮土訓掌道地慝誦訓掌道方慝鄭君所說地慝是說方慝非愚謂地慝者土地之厲氣方慝者四方之惡俗也蓋雖古昔盛時不能使天下風俗有美而無惡故有殷頌以除天下之慝其在小行人之職曰禮俗政治刑禁之順逆爲一書又曰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爲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可知風俗美惡皆有記載古人固著爲令甲矣吾浙東西爲郡者十一台州距省絕遠所屬甯海縣又距府遠甯海有縣丞同治初移駐亭頭其地距縣又遠僻處海濱隔絕聲教民俗之陋有自

來矣光緒二十七年吾黨陳子子宣奉檄攝甯海丞至二十九年始受代而歸紀其耳目所及曰佐甯見聞錄寄以示余其序有曰以備鑄鼎神禹之采擇余曰如其言則以魍魎罔兩待其民矣毋乃太過及觀其書惟首五條略載物產工藝然亦未見有康樂安平之美自落壳以下二十餘條則聚眾鬪鬪擄人勒贖庇護凶頑欺凌孤寡甚至典質妻妾不知媿恥皆非人理所宜有與古所謂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有過之無不及比之鑄鼎象物殆不爲過陳子此編其殆古者道方慝之遺意乎陳子雅負吏才丞哉丞哉噤無所施徒爲之太息

而已瀕海小縣固不足與於殷頽之禮然勸課農桑講明禮教舉此方之慝掃而除之以臻於康樂和親安平之盛而不致長爲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之民是所望於後之官斯土者

寶文靖公詩集序

道光十七年歲在丁酉余初應鄉試廁名副榜於是與丁酉中式諸公例得稱同年生是科人材頗盛龍驤鳳舉外任封圻內登臺閣者指不勝屈而吉林相國文靖公則尤同年之人傑也余初不與公識至庚戌歲余成進士始見公京師未幾而公之名位隆隆日上馴至秉

國鈞而正揆席余則自中州罷歸杜門不出樗櫟不材  
自甘廢棄雖有琴星之誼已隔雲泥之分固未敢以尺  
書投光範門也乃公則猶念及之故其題趙忠節遺墨  
引余言爲證猶子月汀官江蘇又寄聲存問命作詩序  
嗟乎霄漢鳳鸞猶未忘鷄鶴同羣之舊乎然月汀不久  
遷去而公亦旋歸道山序固未及作詩亦未之見光緒  
丙申歲公子東甫侍郎裒集公詩爲十一卷又補遺一  
卷共得詩一千五十餘篇刻板京師又七年而月汀自  
福州將軍引疾告歸就醫吳下與余時相過從遂出示  
公詩追述公意仍命弁言於其端余與公旣忝附同年

而余孫陞雲與公孫箇樓庶常又於戊戌年同成進士  
同入翰林兩家世契亦云厚矣余又何辭焉夫公生唐  
虞之盛世爲皋夔之良佐其發爲詩歌固宜如昌黎  
所謂和聲鳴盛者然余竊謂詩有詩心亦有詩骨詩之  
清在心清者不得而濁之也詩之秀在骨秀者不得而  
俗之也人徒見公之詩皆與 恭邸 醇邸相倡和之  
作彈豪落紙錦粲珠零繩以司空詩品疑若綺麗有餘  
疏野不足而不知其清在心其秀在骨鏤金錯采之中  
初日芙蓉天然妍美絳雲在霄舒卷自如正如謝太傅  
蕭然有凌霞之致又如李鄴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讀

公之詩見公之人也公嘗服膺耶律文正之言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五六歲時其先德口授以金剛經背諷不遺一字少時往往夢游異境而箕仙降筆又謂公自衡山修行降生塵世語雖無稽而公之生有自來則固可信然則公固真靈位業中人宜其詩之心清骨秀非郊寒島瘦之比亦非唐之上官體宋之西崑體所可同日而語矣請舉此爲後世讀公詩者告并質之東甯侍郎月汀將軍未識以爲知言否也

劉古香女史十種傳奇序

丁酉之春余在西湖海州張西渠大令以其同鄉劉古

香女史所著詩詞見示余爲序而歸之聞女史尙有傳  
奇廿四種余請觀焉則以十種來問其餘曰在家中女  
史海州人而所適錢君梅坡沐陽人距浙絕遠致之固  
非易也是年秋天大霖雨洪澤湖溢女史所居圯於水  
於是傳奇稿本皆沈霾於泥淖瓦礫中不可復得其存  
者止此十種矣余就此十種觀之雖傳述舊事而時出  
新意關目節拍皆極靈動至其詞則不以塗澤爲工而  
以自然爲美頗得元人三昧視李笠翁十種曲才氣不  
及而雅潔轉若過之此外十四種旣不可見則此十種  
之幸存者可不爲之流播乎杭州吳君季英風雅好事

新得石印機器願摹印以廣其傳婁縣楊古醞大令又  
願任校讐之役時古醞方權知龍游簿書旁午丹鉛無  
廢亦可見其游刃之有餘惜西渠已作古人不及見其  
成矣女史胸中如有記事珠能將湮沒之十四種重寫  
清本以成全璧尤余與吳楊兩君所欣望也

日本橋口誠軒詩序

余往年曾應東瀛詩人之請博選其國人之詩自林羅  
山以下凡百數十家名東瀛詩選得詩五千餘首釐爲  
四十卷而同時之人之詩亦入選焉蓋用令狐楚元和  
詩例不用昭明文選例也嗣是以後凡東國之能詩者



來游禹域往往見我於春在堂已亥之秋有本田種竹者以所著戊戌游草見示余讀之欣然曰得一詩人矣未幾又有橋口誠軒以山青花紅書屋詩六卷見示余讀之又欣然曰得一詩人矣其詩不紀年而分體絕句兩卷律詩兩卷古詩兩卷余考古人詩集如杜如蘇始皆依類編纂及施武子注蘇詩極詆永嘉王氏分門別類之失而改用編年其實非古也誠軒編詩合乎古例而其詩又各體皆工清而腴質而雅近體無骯髒之音古體無齜牙之語信乎其爲東國詩人也誠軒嘗用西法照其小像與余及吾孫陞雲同立山石間容貌清臞

被服儒雅蓋人如其詩詩如其人者余以虛名流播海外東瀛諸君子不我鄙棄使他日有以續選爲請者誠軒之詩必與本田種竹同入選中矣

鄭夢白先生小谷口紀事畫引跋

鄭夢白先生爲吾鄉先達以牧令起家官至開府先君子及先兄皆嘗主於其家而余又與先生猶子吟梅大令聽篁侍御爲同年生論世講之誼先生固居丈人行矣余從孫箴璽娶先生之從曾孫女則又與先生有連然余惟以甲辰之秋一見先生於武林行館此後未得繼見先生之政事文章固無以測其涯涘也乙未孟夏

先生之從孫肖軒少府攜示小谷口紀事畫引一冊蓋先生於道光乙巳歲厯敘自幼至老事蹟各爲小引而張君竹筠爲之作圖者也當時蓋嘗刻於桂林使署兵燹之後圖不復存而幸存其引自湖舫燭緣迄西園寫照凡六十事中間如治河治漕防海防江以及武陵仙蹟匡廬神鐙時有險夷事有巨細無不備見於此編讀其引如見其圖矣夫圖之存不存固可勿論也宋皇祐間曾命待詔高克明等圖畫宋興以來盛事爲十卷山川宮殿人物細入豪髮至今亦無尺幅之存矣先生政蹟文章所不朽者固自有在畫雖不存亦復何憾吾願

肖軒刻此畫引以行於世異時著錄藝文亦如漢志所載齊孫子圖四卷魏公子圖十卷佚其圖存其書可也豈必原圖具在然後可與同時麟見山先生之鴻雪因緣圖並壽名山哉

王徽敬文章釋序

昔劉歆奏七略班固刪其要入藝文志有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從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小說家者流謂之曰流明其有所原也故自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至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皆因流而究其原推其所自出詳哉

言之矣後之學者又推其例於文章於是晉摯虞有文章流別之作史稱其類聚區分辭理愜當爲世所重而書已亡失後人纂輯未覩其全近世存者則有梁任昉文章緣起一卷四庫著錄焉提要譏其表與讓表分爲二類騷與反騷別立兩體則其書殆出依託非其舊矣於是乎王子漱馥又有文章釋之作備列文章一百四十有二體而一一推其所始蓋亦摯虞任昉之遺意也然其書則甚精審無如提要所譏者剗剗旣成寄以示余乞爲之序余受而讀之竊歎其用力之勤與其考古之詳而且當也君與余素不相識而數百里詒書相

屬所望於鄙人者某厚則凡意有未合者亦不能不爲君陳之以效古人盡各之義孔子春秋絕筆獲麟自此以下至孔某卒皆弟子所續續之一體宜託始於是不得謂源出晉司馬彪續漢書也楊雄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故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故作州箴擬之一體宜託始於是不得謂源出漢班固擬連珠也至於七九兩體但云陽數不鑿求其說視明陳懋仁以爲源出孟子莊子之七篇者較爲有見然竊嘗推其所出以爲源於古之恆言古人之詞少則曰一多則曰九半則曰五小半曰三

大半曰七是以枚乘七發至七而止屈原九歌至九而終不然七發何以不六九歌何以不八乎若欲舉其實則管子有七臣七主篇可以釋七而大禹謨九歌更可以釋九率爾及之以補尊說所未備或亦喜鄙人之舉一而能反三乎

日本大賀旭川詩鈔序

日本與我爲同文之國其聲教相通蓋自唐以來有然矣近者其國變易舊章更用新法發憤自強駿駿乎與泰西諸大邦爭雄海上於是我國亦從而效之士大夫言新法往往不求之西而求之東蓋亦以同文之國濡

染較易也余謂法有新舊道無新舊無論新舊道則一也故萬變者法不變者道大賀氏旭川先生其知道者歟先生之學出入儒釋閒蓋亦其國舊俗然也日本自保平以降文藝一道委之緇流雖講濂洛之學者亦以僧元惠爲宗國有大著作皆僧主之士大夫游於方外不以爲異先生少時住持淨圓寺退院後以儒學教授明治五年奉教厯試通國僧侶於東京本願寺五月而畢仍以講學自娛而其時新說盛行橫經訪道者晨星寥落於是著三條述義冀存墜緒之一綫旣而信從者眾青衿雲集溥及三越至武羽三十三國弟子著錄者



于數百人可謂盛矣嗚呼先生殆有見於道之不可變而不欲以變法者兼變道歟嘗私論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惟吾中國聖人之道爲備自堯舜至孔子而集大成漢宋儒者講明其義各有所得卽貴國如惺窩如蘿山之講宋學如仁齋如茂卿之講漢學亦皆有得於此道者也不必舍而他求也以形而下者言之則惟泰西人爲最精矣泰西之強強於此也苟慕其強亦學其藝而已若曰道在是則非吾所知也先生所著三條述義余未得見不知與吾說同否惟念先生今年八十有五余今年八十有三

蓋小於先生者兩歲海天寥闊二老存焉以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而所見略同旣以自慰亦以自壯故書此於其詩鈔之首詩不云乎風雨如晦鷄鳴不已願吾兩老人共勉之也

書徐養資宗伯恭進賦稿後

花農太史輯誦芬詠烈編自文敬以下諸公詩若文上稽史牒傍詢故老徵文考獻蒐輯無遺可云備矣乃越數年又得其先世養資宗伯官順天學政時進呈

聖駕東巡恭謁

祖陵禮成賦一篇蓋乾隆十九

年所作者其文二千餘言照燭三才暉麗萬有昌黎所

謂春容乎大篇也洪惟

本朝朱果發祥白山毓秀

振長策執大象奄有諸部耆定中原遂開億萬年有道  
之基宗伯此賦聲調諧乎金石詞采炳乎丹青洵足以  
窺見本原潤色洪業蓋我國家文德武功超踰萬代  
而高宗純皇帝敬天法祖參乾

兩離紀綱八極經緯六合實爲千古未有之盛軌宗伯  
金相玉潤大放厥辭亦唐宋以來未有之傑作嘗讀明  
臣魏學禮大祀山陵賦寂寥短章索然意盡豈前朝德  
薄不足以發之乎抑其人才力之不逮也方今皇

上恭承

祖舊率由典章異時遵循故事奉

皇太后鑾輅東巡敬謁

三陵花農列載筆之

班備扈從之役再以一篇 奏御宗伯激清風於前花  
農陳麗藻於後昔人云文體翩翩無忝爾祖吾於花農  
望之矣

彭剛直公墨蹟跋

彭剛直公篤於風義以曾受高螺洲先生國士之知故  
於高氏尤篤先生第四女嫁李氏李故皖人而寓於杭  
嘗往來於公之西湖退省庵若兄妹然余兒婦輩皆得  
見之其子少介司馬余亦相識也今年春有嚴子湛齋  
尹以公墨蹟長卷見示乃公與其先德蘭史太守書太

守固螺洲先生長女壻也書不署年以事實推之始同  
治十一年迄光緒十三年共十有六年書凡十六通末  
附三紙字蹟潦草初疑公病中作讀其語則猶在廣東  
軍營中蓋公在粵固已病也稱太守爲弟蓋於太守有  
異姓昆弟之誼書中亦嘗及李氏事公於兩家恩義無  
異其拳拳於嚴氏固不下於李氏也而憂時感事之深  
心死而後已之素志無不流露於言外公固百代偉人  
此卷亦千秋名蹟子湛寶之哉余家藏剛直手書無慮  
百十通亦擬排比次第標飾成冊俾子孫世守之與嚴  
氏此卷長留天地間也

汪氏四節圖說序

四節皆出於新安汪氏其圖說皆汪君定執字允中者所爲蓋四節者三其姑也一其姊也姑及姊皆與允中同祖一姑行四適方氏未兩載而夫亡遺孤殤焉嗣族人子爲子以存先祀三代未葬之柩悉爲營葬是節而兼孝者四姑也爲圖曰祀先五姑適許氏夫臨卒執其手以父老爲託謹識之不敢忘翁疾刲臂以療之又籲天請以身代其節孝與四姑同爲圖曰療翁六姑適楊氏夫病且死六姑語家人曰治歛其必二眾知其意備之嚴乘閒自墜樓死蓋其志趣與四姑五姑異矣爲圖

曰殉夫姊適程氏夫亡撫遺孤成立承襲其先世所得  
世職子亦能稟母訓不墜其家聲因附圖於三姑之後  
曰課子余觀其圖讀其所爲說歎曰四節萃於一門可  
爲盛矣或謂六姑殉夫而死當謂之烈不當謂之節余  
謂節烈一也原節之名義起於古之符節使人持守而  
勿失者也節之所在生死以之期於不失而已生守謂  
之節死守謂之烈烈亦節也不讀文信國正氣歌乎天  
地有正氣襍然付流形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其下  
所羅列如嵇侍中如顏平原斯其人皆所謂斷脰決腹  
一瞑而萬世不視者也而皆歸之時窮節見何嘗以生

死而異視之乎在 國家表揚風化自有節婦烈婦之分若垂之家乘則有不必盡拘者節有三而烈則一以一從三可以三從一不可斯圖斯說請大書特書牽連而書之曰四節

募刻石屋洞五百羅漢像啟

光緒辛丑西湖虎跑寺品照上人有募刻石屋洞五百羅漢之舉盛舉也先是丙申之秋余游石屋洞於其左得一小洞石刻乾坤洞三字入之則一僧在焉問何名曰開量問何爲居此曰愛其幽僻耳余因周覽其旁得明人題名者四最著者霍文敏而查應兆李元陽林雲



同亦非碌碌者乃歎曰此亦西湖一勝地也因言於丁君松生松生卽爲建屋三間俾開量居之今年春余在吳下松生之猶子修甫孝廉書來乃知開量上人已入涅槃修甫商於虎跑寺品照上人命其徒曰增暉者來主其地品照功行堅苦願力宏大謂乾坤洞不見志乘不過石屋之附庸耳石屋洞舊有石屋寺建於吳越時宋宣和間改名大仁禪寺明成化間重修讀邱文莊記有殿有閣有塔有橋極莊嚴之盛故蹟雖淹名勝具在乾隆間

高宗南巡

御題六言詩一首

奎壁天章照耀巖壑乃百餘年來崩榛荒葛游屐罕至  
非特象教不光抑亦名山減色矣乃議將乾坤洞歸并  
石屋洞廣築垣墉以定界埒爲將來修復大仁寺張本  
石屋洞舊刻五百羅漢像歲久漫漶會其時有以常州  
所刻五百羅漢像撫拓至杭者品照因謀刻之此洞以  
仍舊贊介修甫而商於余余按五百羅漢其說有二佛  
經說五百羅漢本五百商人佛爲說法證阿羅漢分形  
顯化作福人間是羅漢本止五百也據阿闍世王經阿  
闍世問舍利佛文殊師利等輩幾人曰五百人則此說

可信佛經又說佛以無上法授迦葉命十六大阿羅漢  
各率其徒行化四方而第五尊者諸矩羅與其徒八百  
人往南瞻部洲三百人居雁蕩五百人居天台是羅漢  
本八百而此五百則居天台者也據傳燈錄文殊問無  
著南方佛法多少無著曰或三百或五百則此說亦可  
信宋梁文靖三山志言大中寺有八百羅漢像未知今  
閩中尙有之否杭州淨慈寺五百羅漢則始於宋紹興  
時諸像爲一異僧所手塑塑成而異僧化去乃聖蹟也  
嘉慶三年常州知府胡公使人至淨慈依塑像圖繪刻  
石常州今又以其拓本還刻之杭州是亦佛家一重公

案杭州既有塑像不可無刻像塑像不能保其千年不壞石墨具在則聖蹟長存矣品照發此願或諸佛菩薩有以啟牖其心乎惟買石勾工又須築立垣牆所費甚鉅願君子各發菩提心量輸王面錢助成此舉其功德無量當更在宋時塑像之上余六年前偶然蠟屐獲游此洞不可謂無緣故不避饒舌之嫌敬爲集腋之請方今北方烽火頻仍而南中安堵無恙吾儕其履佛地宜結福緣想四方善信具有同心也

虎邱陳氏清節堂章程序

國家旌別淑慝降德於眾庶兆民雖閭閻匹婦亦知名

節之重每歲以節孝旌者無慮數百人可謂久道化成矣於是士大夫亦知仰體 朝廷德意加惠窮嫠清節堂之設所在多有而吳郡陳氏所創建者尤可風焉陳故吳中名族嘉慶中有諱道修字禮堂者性喜施濟見吳郡善堂林立而清節堂尙缺而未備乃度地於閭門外虎阜之陽出其家財創建房屋數百椽收養本城及外府縣及外省之青年節婦孤苦無依者衣之食之病者藥之物故者葬埋之或有母若姑子若女者亦準其攜挈入堂子長則設義塾以教之女長嫁之經始於嘉慶十七年至道光三年歲大無經費不支爰將自建別

墅自營生壙出售於人以濟其不足嗚呼難矣旣歿而其子諱榮桂字薌林者克承父志不替舊規庚申辛酉之亂蘇城淪陷率諸嫠婦避地江北賃屋泰興堂規肅然仍如其舊偵探四出有警卽遷不使一日失所心力交瘁旋以病卒其子名德基字子成者又奉母陶氏之命起而繼之亂定復歸堂屋圯毀田畝荒蕪搢搢經營力圖規復當道鉅公鄉里同志亦其贊助冀復其初迄今又三十餘年而陳氏清節堂一律如前矣吳郡搢紳先生嘉其先世高義言於臺司達於 朝廷 詔下禮部已故五品封職陳道修其子已故敎職陳榮桂均準

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四字子成乃將厯奉公牘及其祖  
若父所定堂規彙刻一編求序於余受而讀之則有陸  
鳳石尙書碑記冠於其首建置本末言之詳矣余又何  
言惟念是堂設立以來幾及百年節婦貞女之得邀

旌表者已一百五十人而孤子入塾讀書得游庠序者  
亦不計其數方兵亂之時隨陳君北遷者皆幸而免其  
留堂不去者若殷氏若石氏若王氏若程氏若蔣氏及  
石氏之女蔣氏之妹皆慷慨赴義自投清流無一玷辱  
乃至堂中司事之友若門君照亭若韓君仰峯皆見危  
授命不忍委之而去下逮閭人之賤有趙樸堂者亦死

於其職同日捐軀諺云桂林無襍木其弗信矣乎夫微  
顯闡幽春秋之志也間善相告儒者之事也陳氏三代  
善繼善述尙矣而此諸人亦卓卓可傳余故牽連而書  
之以應子成之求并爲鳳石原記補所未備焉